

Mark RYDEN

Mark Ryden: What's wrong with being kitsch?

September 2020



马克·莱登在波特兰的工作室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场景，每一个物件都有出挑的视觉感，但仍然可以和谐共处。

马克·莱登 俗气点也没什么不好

马克·莱登作品中哥特式的诡谲阴郁和坎普式的戏剧夸张，使得莱登迷恋的亚文化在宗教隐喻的底色下呈现迷幻光泽。

文 | 李靖越 图 | 由艺术家、贝浩登与卡斯明提供

观

看美国艺术家马克·莱登 (Mark Ryden) 的作品，如同在一家填满旧物的珍奇馆中挪移视线：古旧的画框和木制品散发出许久不见光的潮腐味道，挤满老式毛绒玩具的桌子上装饰着从蒂姆·波顿片场走出的女孩玩偶，玩偶身上是一条由各种肉制成的裙子；独眼与仿玛雅文化的陶俑人像旁，19世纪风景画式的寓言靠在墙上，画中是白雪公主与美国

总统林肯在树木高耸的林中相遇；嵌有壁龛的墙壁上则放着一尊中世纪的耶稣木雕，两边是与之毫无关系的“大肉天”汉字和日本广告牌……

充斥着诡异和符号的画面令人无处落眼，却又不失新奇与童趣，这便是莱登的风格。他是“低眉艺术” (Lowbrow) 和“波普超现实主义” (Pop Surrealism) 最成功的人物，总能在作品中融入19世纪炉边童话故

事般的惊奇感，并转换成当代艺术品的流行奇迹。

在其上海最新个展“超灵动物”中，莱登以上世纪50年代的胶皮毛绒玩具为灵感，创作了一批粉面大眼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集诡谲和可爱于一身，将老套古旧的趣味与让人不安的形象编织在一起。画作被莱登亲自制作的雕花画框包裹，为谜一般的主题平添了一份巴洛克式的浮华。观众最初会被他细腻的描绘和一丝不苟的画面吸引，随即又不可避免地被“超灵动物”孩童般的纯真和神秘的幽暗面触动，就像艺术家本人斯文面孔下茂盛的山羊胡子一样，天真浪漫与邪气浑然一体。

蕴含神性的橡胶脸毛绒兔子

对莱登来说，麻瓜世界或许真的存在用“呼神守卫”咒语就可以召唤的守护神——“可能是一位天使、一只来自神话里的精灵，也可能是一只充满灵性的动物。它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等待我们，浮现于一次冥想，来自一个斑斓的梦，甚至就藏在某个跳蚤市场之中。”

《救世主》(Salvator Mundi, 又译《持水晶球的耶稣》) 是莱登为“超灵动物”系列创作的第一件作品。画面中，憨态可掬的卡通雪怪左手端着一颗发亮的水晶球，被认为是对达·芬奇一幅画作的回应。

约150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委托达·芬奇创作《救世主》，与《蒙娜丽莎》的创作同期。画面中，身穿青金色与深红色长袍的耶稣，左手托着一颗水晶球，右手高举，象征祝福。2017年，当这幅画作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时，创造了艺术市场的奇迹——在苏富比拍卖现场，它以7000万美元起拍，经过数番角逐，最后以4.5亿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29.57亿元，是史上最昂贵的艺术品。

尽管这幅画引发了真与伪、炒作与否甚至其艺术价值的争论，但被这件事吸引



组图：以各种动物为原型，马克·莱登用古典油画的方式创作了作品《超灵动物》。每张作品都被他亲手制作的画框包裹，华丽而复古。

的莱登，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一个相对而言毫不起眼的物件，一块承载着艺术家简单创作的图案的木板，价值接近5亿美元。这个物件为什么有如此不可估量的价值呢？它代表着一种个人创造，艺术家以木板和颜料制造了超越这些简单物理材料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的大部分创作，都是在处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

莱登喜欢将那些为人所共享的、集体无意识的形象作为创作原型。出名的例子是他对林肯形象的痴迷。林肯是最早拥有照片的总统，在一个多世纪的大众文化传播中，林肯的形象逐渐变得崇高，甚至有了“半人半圣”的意味。莱登说：“我受那些被人们共享的原初图像吸引，它们并不来自个人经验，而是经由传承获得的。”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住宅中，莱登拥有一间布满林肯形象制物的卫生间。最初这里只容纳了几件和林肯相关的物件，莱登说“它渐渐地长成了现在的样子”，堆砌了大大小小和林肯有关的艺术品和装饰物，既有古典的严肃作品，也不乏充满现代气息的衍生品。而莱登偏爱的便是那些非传统的、“奇观”一般的物件。收藏癖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随时打开灵感之门。“反正对我来说，如果我没有强烈的兴奋或创造力火花，我就无法以任何方式前进。”莱登说。

达·芬奇的创作对象是“救世主”耶稣。莱登怀着想象面对那幅达·芬奇原作的崇敬之情创作出自己的《救世主》，并刻意使作品与原作尺寸一致，甚至仿制了原作的画框。

他一如既往地使用了古典绘画技艺，将西班牙及意大利宗教画的宏伟、早期绘画大师作品丰富的装饰性以及法国新古典主义的精细纹理融合为一。“我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笔，就好像虔诚的基督徒描绘主的面庞时拥有的那种信仰热情和意识状态。但出现在我画中的神的形象，与耶稣完全不同。”

以动物代替神灵，可以追溯至莱登20年前的画作《白雪公主》。当时，他正在为首次个展“肉展”（The Meat Show）创作这件核心作品，画面中缺席的神性让他踌躇，他试图找到一种合适的形象放置其中。

最终，莱登在跳蚤市场找到了答案。“当我的目光滑落至一只脏兮兮的、橡胶脸的毛绒兔子身上时，我确信，这是我正在寻找的蕴含神性的生灵。从那时起，基于这一角色的各种变体就陆续出现在我的绘画中，我也收藏了大量这种橡胶脸的老式毛绒玩具。”

这种曾被大量生产、破旧的毛绒动物玩具，对莱登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怪异的脸颊和破损不堪的皮毛拥有一种引人好奇的特质，莱登将其称为“灵魂”。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毛绒玩具像旧货店里随时会发出声音的惊悚道具。也正是这种好坏参半的个人趣味，促成了莱登作品中哥特式的诡谲阴郁和坎普式的戏剧夸张，并使其迷恋的亚文化在宗教隐喻的底色下呈现迷幻光泽。

村上隆曾说：“马克·莱登、奈良美智与我，以及我们同时代的艺术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方向。这种方向是指，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浸润于亚文化的影响，这种经历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到青少年时期，我们开始绘画并研究艺术史，同时发展绘画技巧。当能够完全掌握两者时，我们便成功将历史绘画方法与亚文化结合。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一代。”

甩开上层阶级矜持的品位

1963年，莱登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传闻，莱登从小喜欢画画，画自己时会在额头上画出全知全能的第三只眼，画小狗时曾画出小狗的肠子。但莱登对自己创作的第一件艺术品并没有特别印象，只知道小时候非常喜欢创作这件事：“我在海报上用油漆重新覆盖，还会从杂志和书籍中复制自己喜欢的图像，然后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拼贴式的绘画。在某些方面，这类似于我今天的工作方式。”

莱登在南加州开放的大众文化和狂欢式的地下文化浸润下成长。大学毕业后，商业插画师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这份长达十年的事业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他为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危险》（*Dangerous*）创作了一幅宗教绘画般繁复迷人的唱片封面，也为史蒂芬·金的小说《绝望》（*Desperation*）、《监管者》（*The*

Regulators）绘制过封面。恰巧，这两位都有“流行之王”之称。他与流行巨星的合作也延续至今，Lady Gaga的“生肉”礼服直接取材于莱登的创作；凯蒂·佩里成了他的灵感缪斯，佩里也在合作中大量借鉴他的视觉元素；贾斯汀·汀布莱克也是他工作室的常客。

登上先锋艺术杂志《并置》（*Juxtapoz*）是莱登由商业插画转向纯艺术领域的重要节点。该杂志集结的创作者像一群捣蛋鬼，他们不固守纯艺术的疆界，集合绘画、商业插画、影片、动画、装置艺术，甚至大胆涉足服饰精品、涂鸦、冲浪、玩具公仔等多元单品，甩开上层阶级矜持的品位，开启了“低眉艺术”流派。



现代人似乎都准备好为小丑的欢笑背后的凄凉桥段抹眼泪，而莱登无疑是第一个会开怀大笑的人。

“低眉艺术”对应的是高眉艺术（Highbrow），后者指那些惺惺作态的有钱人会爱上的古典绘画、交响乐以及晦涩的拉丁文著作。“‘高眉艺术’在当时其实是有讽刺意味的。”莱登说。只不过，莱登认为“低眉艺术”更多是关于暴力改装、冲浪以及文身文化的艺术，难以准确描述他的创作，他更喜欢与“低眉艺术”一体两面的“波普超现实主义”。

上世纪90年代，安迪·沃霍尔创办的《访谈》（*Interview*）杂志将莱登称为“波普超现实主义教父”。“波普”即流行，“超现实主义”则赋予人物和场景奇幻的组合。莱登认为小时候读《爱丽丝梦游仙境》也许是他第一次进入超现实主义。“这个故事与逻辑混乱的方式在我小时候就一直吸引着我，直到今天。”

1924年，当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撰写《超现实主义宣言》时，融合理性上不相关的事物的观念是如此新鲜，以至于几乎所有图像或物体的组合都具有启发性。只不过，在独属于莱登的兔子洞里，这种广度没有那么普遍罢了。几十年来，“高低”之间的鸿沟一直侵蚀着艺术，而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其他工具继续煽动当代艺术对采样和挪用的追求。莱登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从不乱用历史元素。

怀旧、刻奇和媚俗的元素掌控了莱登的艺术世界，但它们都是艺术界的禁忌话题——某种程度上，属于鄙视链的底端。许多艺术家使用这些元素，但采取讽刺的立场来保护自己。但莱登从不忌讳自己对刻奇和媚俗的拥抱，他表示：“我会同时受到高雅艺术和所谓低俗文化的影响，不过这里面不存在什么‘应不应该’，并不是说人人都应该这样，只是对我而言，这就是我本人。我喜欢去美术馆看古典油画，也喜欢从卡通片的形象获取灵感。”

所以，他会用19世纪画家绘制风景油画的耐心来创作“超灵动物”。那些细腻入微的毛发、对动物原型敏锐和耐心的观察，都是表达这种敬意。他说：“这是一个为崇高（sublime）而崇高的目标，以使自己的艺术栩栩如生。”

小丑只是小丑，不过是表演着一个俗气的笑料罢了

与人交往时的莱登比想象中腼腆和害羞，很难与他那些乖张的创作联系起来。他的工作室里，倒是挂满人体解剖图、林肯画像，并放有猴子标本、芭比、奇异的骷髅头和各地的耶稣圣像。

2018年，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现场，马克·莱登让两名保镖守护在作品《救世主》（*Salvator Mundi*）前，戏仿了达·芬奇名画在苏富比拍卖时首次亮相的情景。

莱登坦言自己不是那种凝视着一块空白的画布或纸张就可以创作的艺术家。“我浏览各种书籍、玩具、雕像、照片和其他东西，有些东西会触发想法。我的工作室里到处都是激发我灵感的东西。”他曾说自己其实不画画，而是半夜有只神奇猴子跑来跟他一起工作。“当然，保持平静的心态也非常重要，我还会邀请烈酒进入工作室呢。”他狡黠地回答道。

如今，他搬离生活了35年的洛杉矶，在波特兰定居。波特兰的节奏要慢一些。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司机更亲和，食物更健康，空气更干净。对莱登而言，他可以在波特兰实现意识向内在自我的趋近，从而更为自省。

现在的莱登还是一位不算坚定的素食主义者。“虽然还没有进行多久，”他说，“最开始我只吃散养的、生前很快乐的动物。现在还是会吃鱼，要不吃任何动物真的太难了。我也是逐渐开始吃素食的，不吃猪肉大概有15年了，几年前把牛肉给戒了，直到去年才不吃鸡肉。”

很多评论将这件事与他以赤裸裸的肉为主要元素的绘画联系起来，莱登对此不置可否。“很多人以为我画肉是在对肉制品的消费进行批判。其实不然，可能更多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表达。对我来说，表达政治性或道德性的观点并不是件有趣的事。肉只是我们的身体和这个世界最实在的构成，本质是精神上的。”

尽管莱登作品的内涵似乎神秘如洞穴，但他并不喜欢观众对其进行开放性的解读。对他而言，充满政治或情色的隐喻，只是观众们恶作剧式的嫁接游戏，他只是真心喜欢画中的元素。“我不想看到我的作品有任何预设。如果人们将一幅特定的绘画解释为某种寓言，我很高兴我的绘画启发了这种思想，但是对我而言，观众没有必要进行这种特定的解释。我在某些作品中融入寓言的意图（有些是有意的，有些不是），但我不会说寓言在我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如果看我画的人迷失在寻找寓意之中，他们可能会错过简单的体验，即接受图像，并对可能产生的想法和感受持开放态度。”

或许，像莱登一样爱上俗气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好。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也喜欢在电影中运用肥皂剧桥段，这不妨碍他成为受人尊敬的创作者。现代人似乎都准备好为小丑的欢笑背后的凄凉桥段抹眼泪，而莱登无疑是第一个会开怀大笑的人。对他而言，小丑只是小丑，表演着一个俗气的笑料罢了。